



# 在泰山脚下赶大集

暮秋时节，我在泰安采访时无意间遇到一个大集，远看帐篷林立、人头攒动，密密麻麻好大一片，一下子提起兴趣。忙完采访，我赶紧折回去，走进大集，溜达开来。一溜达不要紧，竟发现别有洞天的城市风景、乡村印迹。

树木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秋天的泰城色彩斑斓，韵味十足。远远望向泰山，处处层林尽染，更显山之雄浑巍峨。可眼下赶大集的人，哪有心思顾及远方，都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、抑扬顿挫的喊声涌向形形色色的摊位，寻觅欢心与喜爱。

秋风袭遍泰山，自有秋味摆满大集。错落有致的摊位上，少不了石榴的影子，一个个硕大的石榴，堆成小山，黄里透红，裂着一道道口子，向人们张扬着熟透的讯息。见我垂涎不已，一位摊主笑着递上来一大块，让我尝尝。“自家院子里长的，结得满满的。”她告诉我，“以前，孩子们都争着抢着摘，现在可好，都进城啦，见不着人喽。”她舍不得石榴坏了，只得拿到集上，谁想尝尝就尝尝。

坡前坡后生的南瓜大小各异，也出现在不少摊位上。当地人冬天的饭总是离不开玉米糊，熬糊糊时，丢进去几块南瓜，便是一碗妙味佳粥。“大兄弟，提几个回家吧。”一位大婶叫住我，说道，“南瓜不挑地儿，在坡上撒点种子，啥也不用管，入了秋去捡就行。”我赶忙摆手推辞，心里却念着，要不是坐高铁的缘故，幸好扛几个回家。

跟石榴、南瓜的粗糙不同，核桃小巧得很。泰安山多丘陵也多，种着很多核桃树，品种更是多样。在一个摊位前，我跟摊主攀谈起来，意外寻见半个老乡，我俩老家相距20多里路，中间隔着一条大汶河。“这是大羊镇的薄皮核桃，好捏。”他顺手抓起几个，只听“咔嚓”几声，便攥开了，放到我手里。

在大集上，我越逛越觉得自已入了秋收景。引人注目的当数山楂，火红红的，看着喜人。柿子板板正正地擦着，晶莹剔透，煞是好看。还有刚打下的枣儿，大个儿，红彤彤，甘甜蜜口。摊前站满了挑枣儿的人，好不热闹。“怎么卖？能尝不？”有人问。“尝就行。”摊主答。“便宜点不？”有人再问。“可不能便宜喽，你说的价儿，俺卖不着。”摊主再答。伴随着嘻嘻哈哈，赶大集的人流熙来攘往，络绎不绝。

泰山脚下的大集，自然少不了山珍，松菇、松茸、黄芪，时不时映入眼帘，但更多的是家常菜。那红萝卜，剥了皮就能啃着吃；那西红柿，红艳艳的，沙瓤的，引得人竞相购买；最后一茬茄子整齐摆放着，迎接下市前的最后一拨客人……这一幕幕，都让我想起儿时回老家赶集的场景，倍感亲近。

市井百态，最抚人心。大集上，不光秋天的物产惹得我遐想真，而且濒临消失的传统手艺也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在一处打铁摊前，我饶有兴致地凝视匠人的一举一动，他的各种花样操作激起我脑海深处的点点印记。以前，我爹在家编箩筐，我娘赶集卖箩筐，摊位旁边有打铁的。我经常眼瞅着锤锤落下，火星四溅，看块块生铁在声声“叮当”中，敲出一件件家伙什儿。看多了编筐、打铁、农忙，渐渐在心里刻下了对劳动最启蒙、最朴素的崇敬。此时此刻，再听到富有节奏的打铁声，岂能不心动呢？岂能不领悟火热的匠心、不聆动人的音符呢？“不愁没人光顾，这不又来活了。”

打铁匠指着一位大爷对我说。“房前后有些空地，有个铲头在手边，顺趟。”大爷跟我拉起呱来。除了打铁的，我在大集出口还发现一个银饰铺。一对老夫妇坐在简易帐篷里，里面生着一个小火炉。老爷子戴着毛毡帽、大眼镜，蓄着长长的胡子，在专心打磨一件银手镯。我跟老太太聊了起来，得知老爷子干了40多年银匠，是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来赶集，是为了给周边老主顾提供方便。

待加了老爷子的微信，我在他朋友圈看到，老爷子叫张科清，是玉祥老银匠第四代传承人。他行迹蛮丰富的，在自家店铺里打制锻造各式各样的金銀器，时不时应邀客串技能大赛评委、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，逍遥得很。

“大河有水小河里满，小河无水大河里干。”在一则推介非遗的视频里，张老爷子说道，“我带着子孙把泰山文化发扬出去，我的目标是年年出新品。”

果然，匠人之心，如银之纯。告别张老，我继续游走在大集里，体验生活百态。集上的摊位大多是固定的，当然也有流动的，有推着独轮车或地排车叫卖的，也有骑着三轮车、自行车驮着筐子卖馓子、菜丸子等小吃的。我正寻思着有没有卖煎包的，一扭头真就来了。热腾腾的煎包，热腾腾的喜悦。

吃着煎包，我来到卖糖酥棍儿的摊位前，举起手机拍照，试图唤醒童年记忆。“不买不让拍啊。”摊主发出爽朗的笑声。“我肚子撑了，吃不下啦。”我如实回复。

大集里有生活，大集里有故事。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，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显着代代相传的尘世温馨，显

着市井生活的酸甜苦辣。“别让了，拿着吧，常来啊。”摊位前，买卖双方哈哈一笑，图个顺心，“价是人定的，多点点的，计较个啥？”

丰收之喜和各得其所是生活，摊主们沾满泥巴的衣服、瘦削的脸颊、冻得通红的手掌，又何尝不是生活呢？“天冷，本不想来的，又一想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还是来吧。”些许清闲之时，摊主们拉着呱打发时光。

从白菜、菠菜、芹菜、菜花、大蒜、粉条等摊前掠过，我的脚步停在一个地瓜摊旁。一对估摸着七八十岁的老夫妇，买了满满一化肥袋子地瓜，老妇人从口袋里掏出层层裹着的钱，老爷子则向俺弯着腰，弯身把袋子扛在肩上。这些地瓜，可能是老两口寒冬熬粥时随手扔进去的甜品吧？

在一处菜摊前，我看到摊主大妈一只手套着厚手套，另一只手则小心照料着。我蹲下来挑菜，问道，“这韭菜这么长？”大妈指了指捂着手，说自己吊吊瓶冲了几天血管，耽误了一个集，韭菜长过了。我不知如何再问，买了一把菠菜提着走了。

走了几个来回，我手头又多了一块豆腐、五张豆腐皮、一兜油饼、一只红玉鸡，盘算着中午在泰安就着油饼吃碗碗面，晚上回济南，让家人尝尝泰山豆腐和炒鸡的纯美。正想得美时，天空阴沉了，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雨滴。我赶忙提着东西，走出大集，跑向不远处的街巷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心里留有一丝遗憾，便回头问了一位大爷，“这是哪个集？”

“六郎屯，逢五、逢十是集。”大爷说。

□郑茂霞



## 桂花秋高洁 自尔为佳节

□沈典祥

霜降过后，阳光依然洋洋洒洒地照进城市，温暖了泰山东麓安静而广阔的世界。

北上高大街与佛光路交会处东段，排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，宛如一条长龙。一辆辆汽车排着队，如同一个个即将进入教室向老师打报告的学生，礼貌而恭敬。年长的、年轻的，步伐矫健的、步履蹒跚的，校友从四面八方回到母校——泰安第十九中学，重温当年读书的时光，一起见证母校的发展。

气派的校门口，树立着一对红色的立体标语：“忆往昔峥嵘岁月，展未来豪情满怀。”充气彩虹门如同一张满弦的弓，上面“热烈庆祝泰安第十九中学建校60周年”的字样格外醒目。彩虹门下，学校工作人员、志愿者整齐列队，热烈欢迎嘉宾、校友到来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大家相互寒暄、握手、拥抱，观赏校园，面带笑容，打着手势拍照留念。紧挨着“立德 笃行为学 养正”办学宗旨的影壁短墙，是立体的60周年纪念徽标，北面是办公楼、实验楼和几棵巨型塔松。楼房方格窗棂，清晰如初；塔松树型巨大，已高过5层楼房。漫步校园，还可看到“鼎盛千秋”的宝鼎、“一帆风顺”的巨轮、“吉祥尊贵”的鏤刻如意、“锦绣山河”的花瓶、“桃李满天下”的书画作品等，特别是“19”和“60”形态的两块石头，可谓浑然天成、珠联璧合。

一步一风景，一景一陶然。杏园、松园、竹园、桃园，奇石掩映其间，相映成趣；李树、棠树、柿树、樱花树，玉树临风，形如汉赋。宽阔的操场边，杨柳雍容婀娜，法桐伟岸硕壮。这里散发着植物的清香，这里呈现着师生运动的身姿，这里回响着教室里传出的嘹亮读书声，这里充满了青春生命的追求和理想。教学楼里，一楼阅览室开办书画展，展出作品都是师生、友人的精心之作，行书、楷书、隶书、篆书，素描、速写、剪纸、摄影，山水、油画、国画、水彩画，风格各异，格调高雅；二楼报告厅举行60周年纪念大会，发言者声情并茂，向校友介绍学校的发展建设情况，展望学校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听众聚精会神，分享母校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奋斗荣光。

6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60年峥嵘岁月，风华正茂；60年风雨砥砺，硕果飘香。岁月悠悠，母校情深。泰山岩岩，汶水长流。桂花秋高洁，自尔为佳节。天高气韵爽，征程万里歌。

一步一风景，一景一陶然。杏园、松园、竹园、桃园，奇石掩映其间，相映成趣；李树、棠树、柿树、樱花树，玉树临风，形如汉赋。宽阔的操场边，杨柳雍容婀娜，法桐伟岸硕壮。这里散发着植物的清香，这里呈现着师生运动的身姿，这里回响着教室里传出的嘹亮读书声，这里充满了青春生命的追求和理想。教学楼里，一楼阅览室开办书画展，展出作品都是师生、友人的精心之作，行书、楷书、隶书、篆书，素描、速写、剪纸、摄影，山水、油画、国画、水彩画，风格各异，格调高雅；二楼报告厅举行60周年纪念大会，发言者声情并茂，向校友介绍学校的发展建设情况，展望学校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听众聚精会神，分享母校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奋斗荣光。

6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60年峥嵘岁月，风华正茂；60年风雨砥砺，硕果飘香。岁月悠悠，母校情深。泰山岩岩，汶水长流。桂花秋高洁，自尔为佳节。天高气韵爽，征程万里歌。

6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60年峥嵘岁月，风华正茂；60年风雨砥砺，硕果飘香。岁月悠悠，母校情深。泰山岩岩，汶水长流。桂花秋高洁，自尔为佳节。天高气韵爽，征程万里歌。

6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60年峥嵘岁月，风华正茂；60年风雨砥砺，硕果飘香。岁月悠悠，母校情深。泰山岩岩，汶水长流。桂花秋高洁，自尔为佳节。天高气韵爽，征程万里歌。

## 秋日私语

□张梦伊

正是深秋，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照耀在泰山峰峦之上，凉薄的空气中带着一丝丝木香，我们一行人满怀期待地开启一段摄影之旅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满山绿植蜕变得五彩斑斓，似乎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，将泰山装扮得如梦如幻，每一抹色彩都透露着生命的韵律和岁月的沉淀。

随着索道缓缓上升，眼前的风景不断变换，脚下的树林如千军万马，又如浩瀚无垠的彩色海洋，壮观景色震撼人心。乘索道至南天门，观云雾如至仙境。缆绳间，云雾似一条轻柔的白纱，轻飘飘地舞动着，为山林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；在远处，它又似从仙境倾泻而下的银河，落入山谷缓缓流淌。一时间，我竟分不清虚拟还是现实。

秋日里，几种色彩明艳的植物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。在南天门牌坊处，红色的花楸叶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，绿叶凋零的枝丫上缀满色彩鲜艳的圆润果实，如同一颗颗红宝石装在枝头，闪烁着诱人的光泽，仿佛欢迎游人到来。灰色的南蛇藤与岩石融为一体，三瓣外

壳均匀打开，露出可爱的小红果，小巧玲珑，宛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它们簇拥在一起，随风摇曳，似在诉说秋日的私语。绿色的松树宛如泰山卫士，四季常青的它们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显得更加沉稳，无论攀于陡峭的崖壁，还是立在平缓的山坡上，都牢牢扎根，无畏风雨，彰显出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。黄色的银杏最为夺目，秋风拂过，扇子状的叶片纷纷飘落，似无数只金色的蝴蝶翩翩起舞，最后为泰山铺上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。

拾级而上，我们到达瞻鲁台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可将整个泰山的美景尽收眼底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让我心旷神怡，忘掉了所有烦恼。我俯瞰脚下古老的建筑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在耳边低语。这些古建筑见证了泰山的沧桑，也承载了无数人的信仰。“咔嚓”一下，我让时间停止，将美景和记忆定格在相机里。

这次摄影之旅让我收获颇丰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将继续用镜头去记录世间的美景与感动，与更多人分享大自然的馈赠。

□马振凯

的故事》《黎明的河边》《白浪河上》《吕梁英雄传》《苦菜花》等。再后来，我借了一本《初中物理》，由此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，提前自学了质量、比重、力及杠杆原理等知识。

出校玩耍，我与同学去大汶河，玩玩水，捉点小鱼虾。有时也去汶河大坝，当时的汶河大坝是漫水坝，和现在的拦坝不一样，水少的时候坝上没有水，可以上坝漫步、观景。关于大汶口文化，我那时已了解了不少，但没有兴趣发思古之幽情，乐趣都在汶河本身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参军做了报务员，在部队学习了电学和无线电学；复员后到电厂从事汽轮机运行工作，因工作需要学习了热力学，折腾了七八年，竟把初中时错过的物理课程学完了。在我心里，没能进入高中读书，一直是人生的一大遗憾。

# 回忆母校泰安三中

满打满算，我在泰安三中只读了一年书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这所学校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转眼已离校56年，我无比怀念我的母校，怀念老师，怀念同学，怀念那白杨树掩映下的老校园。

泰安三中大汶口镇北部，我入学时，学校的教室全是青砖青瓦的平房，雅致而古朴。2023年10月，我曾再访母校，发现校园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虽然未找到过去的痕迹，但我知道历史不会为人停留，我为母校的崭新面貌由衷地高兴。

记忆里的泰安三中地势较高，东面和北面全是庄稼地。进校门有一花坛，后面是旗杆，绕过花坛一直向北便是校园。以中心路为界，办公区、教学区分列两边，从教学区再向两翼展开，是东西两个宿舍区。教工宿舍西面有一口水井，再往北是食堂。从东边的

学生宿舍区往南是大操场。除此之外，办公室、教室、宿舍前都种着白杨树，整个校园看上去充满青春活力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在离家较近的3所中学之间选择了报考泰安三中，并成功被录取。上初一时，课程有语文、代数、外语、政治、植物学、体育，好像还有农业常识。我比较喜欢语文，对《落花生》《荔枝蜜》《苛政猛于虎》《老山界》等课文记忆较深。在我们这一级之前，泰安三中的外语课全是俄语，从我们这一级开始开设英语课。我喜欢英语课，因为它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知识的大门，教英语的李国宗老师也成为我最喜欢的老师。李老师是上海人，经常穿着浅蓝色或白色的衬衣，裤子笔挺，左腕上戴着手表，特别有派。李老师上课时的问候语也跟其他班的英语老师不一样。其他班级的英语老师走上讲台都是说“同学们，早上好”，

李老师都是说“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”。我觉得李老师的问候语特别亲切。

学习之余，有一项课余活动令我印象深刻，那就是留校劳动。泰安三中地处农村，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，寒暑假比城市中学短1至2周，但在秋收和麦收期间加放1至2周的农忙假。假期里，农业户口的学生都回家帮忙抢收抢种，跟我一样的非农业户口学生则留在学校参加义务劳动，也是干农活。我出生在城市，从小没干过农活，所以觉得很新鲜。劳动过程中，我学到了一些农业技能，比如割麦子、锄地、推独轮车等。

课余活动与学习最密切的是去图书室借书。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小说《西流水的孩子们》，写的是山西西流水村的孩子打鬼子的故事。后来我又借了很多小说，有《桥隆飙》《洋铁桶

